



西望茅草地

X I W A N G M A O C A O D I

韩少功◎著

场长追上来，
气急败坏地骂我。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

247.7
337

西望茅草地

XI WANG MAO CAO DI

韩少功◎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望茅草地 / 韩少功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5011-9304-2

I. ①西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5020号

西望茅草地

作 者: 韩少功

丛书策划: 要力石

选题策划: 刘志宏

责任编辑: 刘志宏

特约编辑: 顾峰军

封面设计: 李尘工作室

封面插图: 马文丽

照 排: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新魏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1.25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9月第一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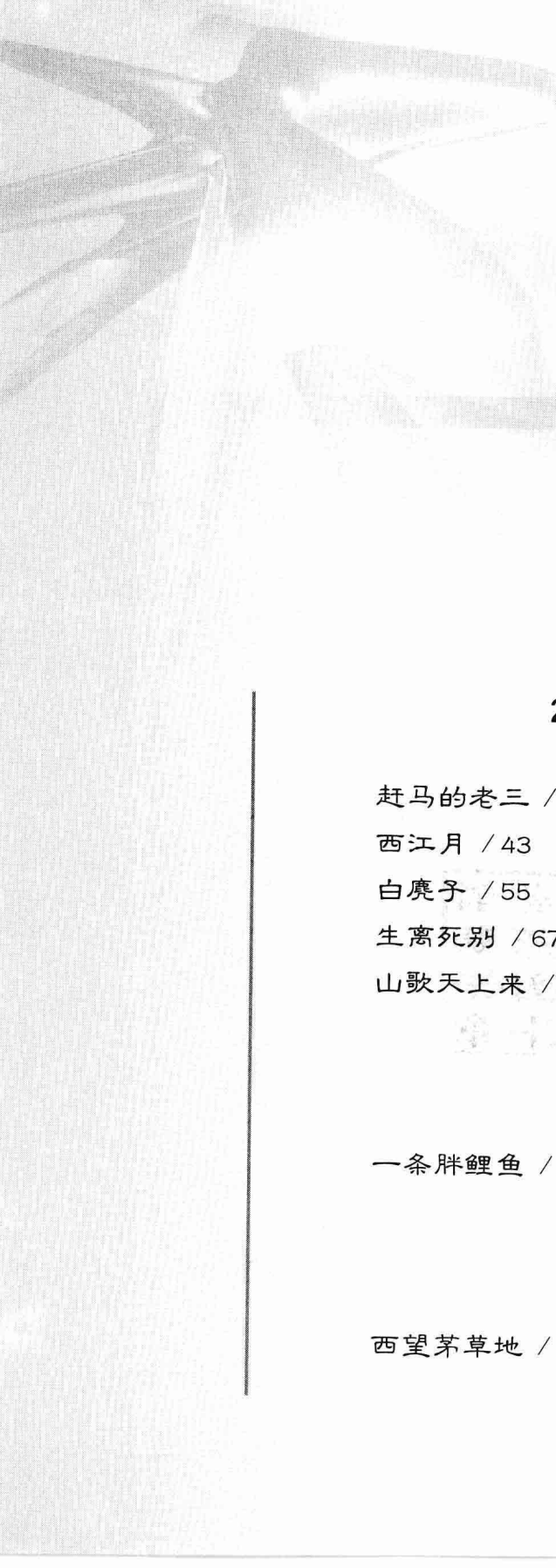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1-9304-2

定 价: 36.00元

温馨提示: 本社“新华版短信书友会”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: 13651277005
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: xhchzx@163.com

购书热线: 010-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: 010-63072012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: 010-63073969



目录

CONTENTS

2000年后新作

赶马的老三 / 3

西江月 / 43

白鹿子 / 55

生离死别 / 6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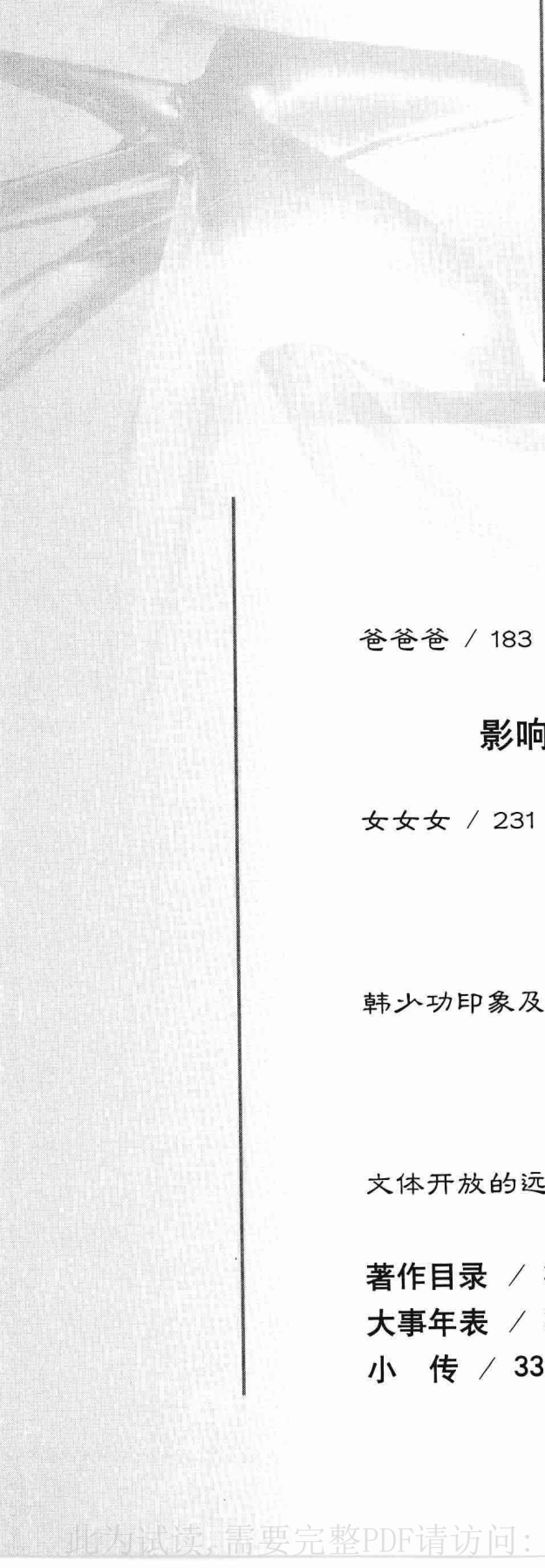
山歌天上来 / 75

处女作

一条胖鲤鱼 / 143

成名作

西望茅草地 / 149



目录

CONTENTS

代表作

爸爸爸 / 183

影响或争议最大之作

女女女 / 231

印象记

韩少功印象及延时的注释 / 281

对话录

文体开放的远望与近观 / 295

著作目录 / 317

大事年表 / 323

小 传 / 331

2000年后新作

赶马的老三

找个四类分子来

老三出任村头，怎么看怎么不像，起码不那么知识化，比方既不会用电脑也不懂OK的意思。他黑头黑脑，毛头毛脑，一只裤脚长而另一只裤脚短，还经常在路边呆呆地犯晕，比如盯着一只蚂蚁、一根瓜藤、一个机修师傅拆散的拖拉机零件，一盯就是大半天，直到旁人一再大叫，他才“哦”一声，像从梦中醒过来。

“老三，你的手机响了。”

“天要下雨么？”

他又经常这样答非所问。

虽说也外出打过工，但他没学回太多文明，只学回了几句牛屎样的普通话。有一次在城里进小饭店，他开口就找女店主要“妇女”，见对方先是愕然，接着啐一声“下流”，便满脸的困惑不解：“我吃饭的时候就是喜欢妇女啊。我又不是不给钱。你这个人真是！”

其实他要的不是妇女而是“腐乳”，即村里人说的毛乳或霉豆腐，只因口齿不清，才让女店主万分紧张，差一点跳起来操刀抗暴。

当上村头以后，老三的一张张嘴还是常出乱子。特别是在乡上开会，任乡长说要建设“小康社会”，他没听头也没听尾就插



上一嘴：“小糠社会有什么好？我看还是不如大米社会，更不如猪肉社会。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要吃糠呢？”任乡长提到“唯心主义”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居然兴冲冲发表感言：

“对对对，任乡长说得就是好。做人就是要凭良心，一个离心要在胸口里端端正正地放好，严严实实地守住，不能被狗吃了。我这个人几十年来没有别的本事，就是喜欢唯心主义。”

乡长受不了这种胡言乱语，更讨厌老三造谣——当时是小组讨论，老三愤愤声讨县林业局一个刚刚案发的贪官：“‘王眼镜’要吃就多吃点，要喝就多喝点，拿那么多钱干什么？邓小平说的么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女子变坏就有钱……”

乡长敲敲桌子：“何大万，何老三，小平同志什么时候讲过这话？哪本书上有？哪张报纸上有？”

老三注意到乡长的脸色，手对门外指了指，把责任推给门外一片青山。

“你亲耳听见了？”

“我们村的国少爷，给我发短讯……”

“国少爷？就是那个偷牌照的？什么人放屁你都信？”

“你的意思，是邓小平他没有……”

“你呀你……”

乡长觉得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太成问题，只好再一次耐心宣讲，让大家知道“一忠二孝”这类口白都得改改了，更重要的是：“小康”不是“小糠”，“唯心”其实是黑心和闹心，邓小平更不会说什么男人和女人——他老人家连国内外大事都管不过来，还会来编这种无聊的三句半？会后，他还把满头大汗的老三留下来，找了几本理论学习资料，比较通俗易懂的那种，让他带回家去好好读一读。又忍不住把改革形势和干部职责说了一通，把信息与流言的区别说了一通，恨不能把对方那个猪头割下来，狠狠灌上一些科学与文化，再装回他肩膀上去。“你读不读诗？”他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还随口问一句。

老三听后抹了一下嘴巴，啧啧感叹：“看不出，你年纪比我轻了一轮，原来还是个四类分子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是说你好学问，装一肚子文章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”

“学问就学问，怎么扯上四类分子？”

“徐矮子就是四类分子啊，最会写对联，办书函，看风水，讲古书，没有什么字不认识的。”老三再一次兴冲冲。

乡长事后才知道，对方是指村里一个老地主，以前的阶级敌人，划入“四类分子”的那种，但那人中过秀才教过私塾，开口之乎者也，让你不得不服。

“你怎么不夸我是陈水扁呢？怎么不夸我是恐怖主义呢？”乡长没好气地大吼一声，摔门走了。

老三挠挠脑袋，明白自己再一次祸从口出。他不大明白的是，“四类分子”大多是以前的有钱人，读过书的人，难道读书有什么不好？这不是眼下最时兴的事吗？徐矮子早已不吃田租了，已死去多年了，他那顶帽子莫非还是不怎么干净……要是在村里，他一看到报纸上难懂的语句，看到牌匾或碑刻上的繁体字，头昏眼花之际，总是习惯性地大喊一声：“找个四类分子来！”

意思是找个有文化的老先生来。

看来新时代的很多东西，确实需要他认真学习了。光知道蛇如何偷蛋，鸟如何偷蜜，木匠如何凿榫，铁匠如何打链，是远远不够了。光是看看电视台农业频道里的新技术也远远不够了。生活真是山外有山、天外有天啊。

这以后，他在村里是条龙，到乡上是条虫，严防自己的嘴，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尽量不说话，以一种万能的笑脸广结善缘，算是礼多人不怪。如果有可能，他能不见官就不见官，一听到乡上通知开会就装耳聋，或是冲着手机连声“喂喂喂”，似乎手机没电了，或者信号不好。一见乡干部上门来，他就从后门溜出



去，紧急上山砍柴或下河放钓，躲避各种危险情况。实在躲不过，被人家堵在路上了，他就往太阳穴贴两块黑膏药，再在鼻梁上拔出一道红红的痧痕，到时候响亮地咳上两声，咳出吐清水的样子，然后拢起袖子坐在墙角，双目无神，唉声叹气，气若游丝，要多可怜有多可怜。

任乡长觉得他的病态十分可疑：“老三，你怎么开会就病？要不要我给你挂急诊、请医生？恐怕是思想病吧？”

“鼻炎……”老三笑一笑。

“争扶贫款的时候，你的鼻炎到哪里去了？找我要茶园的时候，你的鼻炎到哪里去了？那时候你惊天动地，张牙舞爪打得鬼死，大嘴巴吞得下一头牛。现在要你们作点贡献，你不是鼻炎就是牙痛，不是血压高就是牛皮癣，连电话都不接。”

“对不起，手机坏了……”老三又笑一笑。

“想搞独立吧？台湾的民进党挂绿旗啊？”

“我哪敢挂绿旗呢？嘿嘿，乡长你有的是导弹，今天丢三个，明天甩五个，不早把我炸一个粉身碎骨？”

“你晓得就好。”

财政所长在一旁接过话头：“你说说吧，这一次，你们村能集资多少？”他是指乡政府开发旅游的集资任务摊派。

老三望望自己身后。

“你不要望后面，就是说你呢。”

老三又看看左右两边。

“你不要看旁边，就是说你们村，你们小湾村。”

老三指指自己的鼻子。

“对，说你们村。听明白了吧？要开发旅游就得修路，要修路就得集资。这个道理同你们说过一百遍了。这是为了大家好。其实我们并不想收这个钱，但应该收。”

“你们不想收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刚才说，你们不想收钱，是应该收钱？”

“对啊，应该收钱。”

“这就怪了。昨天说你们要收钱，今天又推给了什么应该。应该在哪里？怎么我没有看见他？”

台下发出一片哧哧的笑声。

财政所长差一点气歪了嘴。“你长着什么耳朵？你不明白‘应该’的意思？‘应该’不是一个人。‘应该收钱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……”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解说清楚。

老三仍然满脸的无辜和认真：“既然不是人，那他来收什么钱？收肚子、收肠子、收骨头啊？大家的几个血汗钱，凭什么要给这个家伙？”

台下的笑声更为浩大了。乡长敲敲桌子，“何大万同志，这是开干部会。你有意见就提，不要装疯卖傻。你未必连‘应该’这个词的意思都不明白？”

老三继续谦虚：“乡长，你是大学生。但我是个农夫子啊，读的几句书都还给老师了。不过的但是……”他一激动就情不自禁地多用虚词和滥用虚词，大概是想加强自己的文化。“我还是一心多学习，争取提高觉悟。我刚才不正在请教所长吗？我问谁收钱。他说是‘应该’。这话你们都听到了吧？所以的因此，我非常想同这位应同志会个面，谈一谈，交个朋友。这有什么错呢？既然的即使，如果的可能，乡领导都说不想收钱，那么凭什么这家伙比乡领导还大？常言说得好：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他姓应的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？这位所长又说，‘应该’不是一个人。那就更怪了。他不是个人，未必是只狗？是堵墙？是个变形金刚？是个激光化学原子弹……”

会场上已经笑得东倒西歪，笑出了仿鸡、仿鸭、仿蛤蟆的音响，笑出了电击、蛇咬、冠心病发作之下的动作。但老三还是文绉绉地申诉下去，时而京腔时而土语，时而虚词时而科技，只是口齿呼噜呼噜的一锅粥，不大容易听清楚。



这已经是第三次集资动员无果而终。前两次是另外几个村官叫苦，这一次是黑老三搅局，而且搅得很恶劣，让财政所长大为冒火。“你还说老三没文化，我看他一肚子坏水，是个最大的刺头，非拔了不可！”他事后对任乡长抱怨。

乡长也觉得老三说傻就傻，说刁就刁，不是一只善鸟，也早有换马之意。他亲自下村了解情况，但访过来问过去，发现可以取而代之的人选并不很多。原因是年轻人大多进城打工，高学历者当的当砖厂老板，跑的跑钢材生意，赚了个盆满钵满，连老婆孩子都接进了城，哪还愿意回到村里领这个一百八——穷困村的干部补贴就这么一耳勺。有个叫国华的复员军人倒是主动请缨，而且能写会算，见多识广，玩得了电脑上网，说得出CPI和PPI，不过此人刚偷过乡政府一台小面包车的牌照，转眼就笑嘻嘻地伸手要官，真不知道世上还有羞耻二字！

这样，乡长只好把换马之事暂时压了下来。

几代鸡由几代人赔

伸手要官的国华，外号国少爷，个头很高大，眉眼还漂亮，自认为一直壮志未酬，对农事怎么也看不入眼。他遇到热天就说太阳烤死人，不能做事；遇到寒天就说冷风吹坏人，也不能做事。早晨露水太重，当然做不得事；傍晚蚊子太多，肯定更做不得事。反正算下来有八个不能做、九个不可做、十个做不得，家里的扁担和锄头几乎与他无缘，用他爹的话来说：“这个小杂种懒得屙蛆。”

老爹怕他真的屙蛆，曾把他送去部队锻炼，没想到他有一次诈称奶奶死了，骗了连长三千块钱，去广州找朋友玩了几天，挨了部队一个处分。复员后在省城混了些时日，有一次又诈称自己遇上车祸，骗了妹妹两千块钱，其实是打了麻将和洗了桑拿。到最后，他打电话回家，说总算遇到贵人搭救：他朋友是银行的科

长，招他押送运钞车，还配了一支枪——他为此得送科长太太一条金项链，不还这个礼是不行的。老爹不知这有关银行的大事该怎么办，请同村的黑老三接电话。

老三在电话里问：“真给你配了枪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？”

“长枪还是短枪？”

“短枪。我当队长的，哪用什么长枪？”

“木枪还是竹枪？”

对方这就不说话了，后来也再不说金项链了。

国少爷回到村里，对老三这个堂叔很不满意，烟都不给对方敬一根：“你就是把我看瘪了。这不，害得我保安队长也当不成。”

老三笑了笑：“我倒是想把你看圆，但你得先把你娘的耳环还了，再把她的锅盖补上一个。”

“哼，等我以后当了百万富翁，你莫找我借钱。”

“到那一天，我就头戴尿桶去看戏。”

少爷哼了一声，扭头走了。这以后，他除了热心打野猪和抓鱼，还是不大务正业，三天两头就偷鸡、偷羊、偷瓜菜、偷汽车牌照——要不是老三去乡上求情作保，这一次案发差点让他蹲完派出所还要蹲县局。但国少爷属猪，命好，福气大，两个心软的妹妹在外面打工，总是给哥哥的卡上划一点钱，于是少爷不但有钱打麻将，还有钱玩电脑和养小狗——他牵着一一条奇怪的白色长毛犬在村里游走时，经常夸耀：“我这条狗只吃白糖拌鸡蛋，其他都不吃。”见旁人不怎么关切，又说：“它根本不吃饭，它连肉都不吃，嗅都懒得嗅一下。”直到说得大家都奇怪了，再大张旗鼓推介：“维西都，正宗的英国维西都，没听说过吧？它爹妈那都是听音乐、喝咖啡长大的，到了冬天还要穿鞋子、穿毛衣、睡鸭绒被窝。”

村民们都听得大惊失色。



少爷对国外情况知道得多，这个东洋，那个西洋，天下大事像是他脑子里的一册书，无论什么时候翻出来，一清二楚头头是道，足以吸引一些后生。这一天，他正在家门口同两个后生闲吹，从韩国美女说到美国导弹，再说到全国股市的全面翻红，忽听维西都大吠，顺着狗眼看去，见大路上一个陌生人急停摩托。车轮下有一只小鸡崽，已经奄奄一息。

少爷精神大振，起身迎了上去。“兄弟，你今天发财啊？”

“这是你家的鸡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对方看了他一眼，“我认赔，你开个价。”

“我怎么好开价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对方赶紧掏出一张钞票给他。

“你家的票子真是大。”少爷捏了捏钞票，吹一声口哨。

“知道这是什么鸡吗？知道它从哪里来吗……”他是这样算的：良种母鸡，祖籍澳洲，眼下虽小，但吃得多，长得快，下蛋足。长大以后能下多少鸡蛋呢？少说也是两百。那么两百个蛋能变多少鸡呢？少说也有一百六七。那么的那么，每只鸡崽长大以后又能下……同你说实话吧，这只鸡就是国华同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。看在初交的情分上，打个折扣，直接损失加间接损失就是五百吧。这个价说到这里不是菩萨价？

陌生人脸色变白，转而变黑，支几颗板牙大叫：“你抢钱啊？把我当冤大头啊？你为何不说你的鸡是下金蛋拉银屎的呢……”

看他挂一副眼镜，戴一顶遮阳帽，背两根新款钓鱼竿，大概是教师或小老板什么的，进山来钓鱼的。但此刻他已被几个山里人牢牢地钓住了，喊天不应叫地不灵。三个后生团团围住他，扯得他衣襟斜领口歪的，就差一点拿工具来敲他的车轮和后视镜。叫声引来了更多的村民，老三也夹在其中探了探头，发现形势显然对外来人不利。有些村民不是不知道国少爷刁，但眼红那些来来去去的钓鱼者衣着光鲜，吃饱了没事干，还喝什么“营养快

线”，又痛恨他们把烟盒子、饭盒子、饮料瓶子丢得水库岸边到处都是，便故意跟着起哄。

眼看着外来人差一点要哭了，老三这才咳一声，表示他有话要说。“依我说，这只鸡嘛，确实是不一般的鸡，了不起的鸡，赔一万块也不算多。”

他抹了把脸。

在场人都愣住了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连国少爷也惊喜万分地眨巴着眼睛。

“不过的但是，赔一块钱，也不算少。”

几乎所有人都愣上加愣。刚才明明是说一万，怎么突然就少了个万字？这一个筋斗也翻得太远了吧？国少爷尤其着急：“三叔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老三对侄儿笑了笑：“你想啊，他赔你一块钱，你拿去买彩票，赢了一百万，不就等于他赔了你一百万？你未必还打算退他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？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保证我能中头彩？”少爷口舌不大利索了。

“那你怎么保证这只鸡不发瘟？”

“我……我家的鸡……从不发瘟。”

“不会被黄野狗吃？”

“告诉你，我天天扛杆铁铤守着，专打黄野狗，专打老鹰！”

“好，要是你国少爷吃得了这个亏，守住了黄野狗和老鹰，那这五百块钱就赔得合情合理，赔得没话说。这样吧，五百块。你来签个协议：他赔你五块；他儿子赔你儿子五十块；他孙子赔你孙子四百……是好多，你等我算一算。”

“慢点，慢点，我要现钱，一次性付款，与儿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怎么没关系呢？”老三瞪大眼，“你刚才算了鸡生蛋，又算了蛋生鸡，一算就好几代啊。好几代的鸡，由好几代的人来



赔。这个道理没错吧？未必你不是这样算的？那你是要减一代，还是要减两代？”

外来人不懂本地土语，也没跟上老三的严密逻辑，还是一脸困惑。但旁观者们已经笑起来了，笑得前仰后翻，五官一次次重组。国少爷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嘴皮跳了两下，像要说什么，终究没说出来，最后一脚踢飞了小死鸡，牵着维西都走了。“老子今天一脚踩了牛屎……”他的悲号和怒吼远远传来。

外来人见他背影远去，终于恍然大悟，一把捉住老三的手：“大哥，谢谢你，太谢谢你啦！来，抽烟，你抽烟。”

老三其实不想接这支烟，甚至后悔自己今天又多管了一件闲事。像他自己说过的，斗老不斗小，斗小有仇报呢。自己已年近半百，眼看着离天远离地近，前面的日子不会太多。要是把村里的后生都得罪光，自己到了闭眼的那一天靠哪些人抬上山？难道从棺材里钻出来自己爬上去？哎呀，想不得，想不得……他抽了自己一嘴巴，再一次不明白这张嘴为何说着说着就自行其是。

他重重叹了口气，走了，让感恩者一直莫名其妙。

一个人十分钟轮着咒

国少爷经常借钱的对象是戴庆生，外号庆呆子。在这个小湾村，田少山多，林产品又缺乏深加工，庆呆子开的一个锯木场就算是罕见的企业，一台大卡车也算是村里最耀眼的固定资产了。照理说，庆呆子占了这两个头彩，再加上两个身强力壮的儿子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超殷实，连鸡鸭的叫声都气足韵长。

但庆呆子也有烦恼。他婆娘茉莉成天一个野人样，坐无坐相，站无站形，已经是做外婆的人了，还经常不做饭，不烧茶，不带外孙，更不喂鸡养猪，一出去就是头上插两朵野花，大半天不见影子。儿子收工回来发现家里空锅冷灶，一次次到处找娘，发现她不是在张家看杀猪，就是在李家看裁衣，更多